

[意] 鲁伊基·肇嘉 (Luigi Zoja) 著
张 敏 王锦霞 米卫文 译
申荷永 审校

父 性

历史、心理与
文化的视野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844.6
2

伊基·肇嘉 (Luigi Zoja) 著
张敏 王锦霞 米卫文 译
申荷永 审校

父性

历史、心理与
文化的视野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意)肇嘉(Zoja, L.)著;张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7

书名原文: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SBN 7-5004-5744-8

I. 父… II. ①肇…②张… III. 男性—心理学
IV. B844.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2531 号

Copyright © 2000 by Luigi Zoj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talian as *Il gesto di ettore: preistoria, storia, attualità e scomparsa del padre*, Bollato Boringhieri, To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2006—4191 号

责任编辑 胡 兰
责任校对 张报嫌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11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鸣 谢

感谢 Andrea Camperio Ciani 在动物学方面的考证；感谢 Nini Buccheri 和 Grazia Ciani 在经典古代问题上的协助；感谢 Patricai Michan 关于墨西哥的信息，感谢 Hechmi Dhaoui 在阿拉伯国家方面的指导；感谢 Giovanna Carlo、Franco Livorsi、Giuditta Lo Russo、Stanislao Nievo 和 Luisa Passerini 在本书写作的各个阶段阅读书稿；感谢 Maria Tresoldi 在编辑方面的协助和插图方面的组织。也特别感谢诸多所操母语和我不同，但仍能阅读意大利语原文书稿以使本书避免过于偏狭的朋友，在他们经验的帮助下进行了其他国家的文化整理：Carole Beebe 和 Henry Martin（美国），Christian Gaillard（法国与瑞士），Roberto Gambini（巴西），Manfred Kuder（德国），Martin Mumelter（奥地利）。最后，我还要感谢伊娃·帕蒂斯（Eva Pattis，作者的妻子），她不仅为我对于父亲的研究贡献了力量，而且也为我生活中扮演父亲这一角色做出了贡献。

版权许可

以下的版权所有者已经善意许可在本书中使用其艺术作品：

Museo di Brera, 米兰。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artistici e storici (文化部长), 罗马。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柏林。

Chiesa di San Donato, 热那亚。

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Louver), 巴黎。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伦敦。

Carl Hanser Verlag, 慕尼黑。

Olympia Publifoto, 米兰与罗马。

Wallraf-Richartz Museum, Koln, 德国。

VG Bild-Kunst, 波恩。

Petit Format, 巴黎。

Urban & Fischer Verlag, 慕尼黑。

Jan Saudek, 布拉格。

目 录

鸣谢.....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史前史阶段

第一章 哺乳动物：父性的退却	(27)
第二章 大类人猿的性活动	(35)
第三章 父亲的史前地平线	(41)
第四章 父性的革命	(48)
第五章 露茜长大了	(64)

第二部分 神话与古典时期

第六章 父权制与母权制	(83)
第七章 父亲的历史地平线	(97)
第八章 父亲的神话起源.....	(103)
第九章 赫克托耳.....	(110)
第十章 尤利西斯.....	(132)
第十一章 父亲作为唯一始祖的神话.....	(154)

目 录

第十二章 埃涅阿斯·····	(171)
----------------	-------

第三部分 走向现代与颓废

第十三章 从罗马时代的父亲到儿子，再到法国大革命 ·····	(209)
第十四章 从法国大革命到工业革命·····	(228)
第十五章 战争的觉醒·····	(237)
第十六章 公众父亲的颠覆·····	(252)
第十七章 乔德一家的旅行·····	(266)

第四部分 今天的父亲

第十八章 父性的枯竭·····	(287)
第十九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过去·····	(303)
第二十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未来·····	(313)
第二十一章 举高的消失·····	(330)
第二十二章 作为养家糊口者的父亲·····	(348)
第二十三章 寻找父亲·····	(360)

第五部分 最后的反思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反思·····	(375)
------------------	-------

参考文献·····	(387)
-----------	-------

插图目录

- 图 1. 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 (Escape of Aeneas from Troy) (190)
- 图 2. 圣父怜子图 (Pieta) ——雕刻家里门施奈德 (Tilmann Riemenschneider) 的作品 (218)
- 图 3. 约瑟夫与神圣家庭 (Domenico Piola—Joseph and the holy family) (221)
- 图 4. 大洪水 (Scene of the flood) (226)
- 图 5. 爸爸，你在世界大战中做了什么? (Daddy, what did you do in the Great War?) (245)
- 图 6. 一个中产阶级的德国家庭中的父亲—儿子关系，德国漫画 (German cartoon of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n a middle class German family) (256)
- 图 7. 在洛雷托广场给墨索里尼行绞刑 (The hanging of Mussolini in Loreto Square) (260)
- 图 8. 威尔本家庭 (The Werburn Family) (316)
- 图 9. 一个德国农民家庭 (A German farming family —Bonato Romeno) (317)

插图目录

图 10. 父亲与儿子 (Father and son)	(318)
图 11. 父亲与儿子 (Father and son)	(319)
图 12. 父亲与儿子 (Father and son)	(319)

导 言

弗洛伊德揭示的普遍原理——其无意识的犹太人反宗教倾向为这一发现的部分根源——是西方人在父亲意象（父权制）上的心理意义……弗洛伊德对犹太教父亲原型英雄式的抗争……既不是弗洛伊德个人的事情，也不单纯是犹太人的问题。西方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和伦理道德）主要被这种父亲意象所构造，而个体的心理结构正被这种文化部分地伤害着。

诺伊曼（E. Neumann，
《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1956）

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个布匹商人，他因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父亲而被历史记住。一个星期六的一天，他穿戴整齐，戴着一顶新的皮礼帽，在弗莱贝格市的街道上散步。当他刚拐进一个转角时发现有个男人挡住了去路。当时的情形十分尴尬，那个时代的人行道通常是一条狭窄的小径以使步行者能避开大街上的泥泞。雅各布·弗洛伊德开始向前迈另外一步，但却有点胆怯，因为他发现要求或允许优先权与荣誉或原则无关。但那个男

人比他更快，并急切地维护他的优越感：他把雅各布·弗洛伊德头上的帽子击落到烂泥中，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

在向儿子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布·弗洛伊德在这个地方停顿了下来。但小西格蒙德希望听到更多，因为对他来说，这才是故事开始变得有趣的地方。他问道：“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他父亲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1]

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认为，在形成这位精神分析创立者的性格的过程中，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个他以前视为绝对和完美榜样的男人身上，这种英雄主义完全缺失，像一根大棒砸落在他的心灵上，从而也决定了其未来的道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段插曲发生，精神分析或许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弗洛伊德也不会想到把儿子作为父亲必然的对手，他也不会去批评一神教及上帝天父（God the Father）的制度。

在此后的一个日子里，弗洛伊德会读到《埃涅伊德》（*Aeneid*）并最终理解：他的父亲发现他自己站在与埃涅阿斯（*Aeneas*）在逃离特洛伊时所面临的相同岔路口上。与敌人遭遇需要一个决定：是为个人荣誉而战并冒着死亡的风险好，还是将思路转向未来与自己的民众和家人继续生活好？弗洛伊德是如此感激《埃涅伊德》，以至于在他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的前面加上《埃涅伊德》中的一句诗文（VII, 312）：*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假如我不能让天堂之神屈服，我会使地狱之神感动。”我们会在本书后面的部分章节里对埃涅阿斯这位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给予关注，现在也暂时抛开弗洛伊德不谈，单单看看他幻想的破灭。

这个故事列出了一个中心问题：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有什么期待？在以这个故事为象征的父权制的传统中，这和他们母亲的期待有很大不同。

在正常的情境中，所有的孩子都爱他们的母亲。但当一位母亲被恶劣地对待或蒙受羞辱时，情况会变得怎样？她的孩子会继续爱她，或许会尝试着去同情她。

孩子通常都会爱他们的父亲吗？当然如此。不过当一位父亲成为不公正行为的牺牲品时，事情会变得比处于同样境遇中的母亲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因为父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周围环境的关系所制约。母子二人关系，首先在它的最早阶段具有排他性特征，以至于这种关系几乎与任何其他世界相分离。孩子与父亲的情形却大不相同：我们对父子关系的习惯意象从一开始，就是在至少由三个人所组合成的群体的背景下来看的。从最初开始，它就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实际上，父亲被期待成教导孩子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技巧的角色，就像母亲已经教晓孩子如何处理与他们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

如果一位母亲屈从于屈辱行为，孩子的反应可能完全是负面的。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包含像弗洛伊德抛弃他父亲一样，有母亲被抛弃的记录。她的孩子宣称“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的机会是不多的。然而一位轻易地忍受冒犯的父亲，却有听到孩子谴责他举止不像个父亲的风险。孩子们对这个观点的执著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安慰不独源自他的爱和正直，他们还期望父亲是强大的。他们部分地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爱，也不仅在于正直，而且还在于纯粹的、赤裸裸的权力。

孩子们希望他们的父亲是强大的和胜利的。如果一位父亲是个胜利者，同时也是个好人，公正且满怀慈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对于父亲通常最重要的是要代表一个知道如何取得胜利的

男人的意象，他是否善良摆在了次重要的位置。我们的传统屡屡认为，一位行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亲，远不及那些不公正但却胜利加顶的父亲更可取。例如莎士比亚就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而闻名：《李尔王》给了我们一位父亲的原型，这位父亲权力和威望的丧失导致他遭到抛弃。

但我们传统偏爱的那个父亲并不仅仅冒着采纳贫乏的道德标准的风险。把重要性归结于权力也与有限的情感生活密不可分。这种自我的局限性成为他人际关系的标记，并建立起一个别人可能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小西格蒙德显然不能理解他父亲的软弱。

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越南战争的破坏性已与父亲的攻击性结合在一起，对这种关系的感性认识在许多非攻击性父亲中已有稳步的上升。但这个进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退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男性青少年现在完全把他们自己托付给同辈人组成的团伙，用该团伙的头领来取代父亲。对所有孩子来说，尽管承自父辈的攻击性的衰减是不可否认的积极发展，但许多男孩仍与持温和态度的父亲保持一定距离，觉得他软弱，而把他们的赞赏直接投向一些威胁社区的暴力恶棍，选择他做养父。

当然，这样的阶段可能只是步向成年极其艰难的道路的一部分。然而，类似的情形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今天的世界似乎令成年男性很难识别这样的道路所导向的彼岸。这些年轻人遵循着匹诺曹（Pinocchio，《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译者注）的模式，很快就厌倦了他的父亲盖比特（Geppetto）——他其实并不迟钝，只是很诚实，受人尊敬——并抛弃了他，跟随着鲁西格魯魯（Lucignolo）这位傲慢自大、离经叛道的同学，仅仅因为他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为此感到无比骄傲。这个来自依然有些泥土气息的意大利的古老故事，在今天看起来还不为过时，这

也许解释了它为何至今仍享有盛誉的原因^[2]。

显而易见，孩子们期望他们的父亲能表现一种与他们从母亲身上接受到的爱相类似的爱与关怀，但他们还要求别的东西。“对我，”孩子坚持要求，“要好，公正且公平。要爱我。但是对其他人，首先就要强大，即便付出过于暴力的代价，即便付出不公正的代价。”

你也可以表示反对，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有着父性传统的西方世界，是 19 世纪的一个片段，而在当今孩子们的眼中，母亲与父亲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比以前多得多了。心理学家对母亲—父亲—孩子三人组合相分离的父亲—孩子二人组合进行了研究，最新的研究结论表明：就在生命的第一个月，父亲与孩子就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关系^[3]。然而，我们倾向于避免父亲与家庭、与社会、与周围的文化分离：我们基本的假设仍然是，父亲之为人父母者的特殊性首先恰恰存在于这些功能的复杂性当中；这一假设也植根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它没有把个体的维度与集体的维度区分开来。父亲的权威屈从于民主的准则，他的力量在很多方面已经衰退；但我们的无意识不会在几个世纪就会消除占据主导地位已近千年的东西。尽管失去了父亲，甚至尽管现在可能正朝着一个新的不同的局面过渡，至少在无意识层面，西方社会依然是父权制的。

关于父母在矛盾的指令与教导的情境中抚养子女，因而使得他们脆弱而不安全，而且在最严重的案例中，使他们预先处在心理分裂的危境——精神分裂当中，关于这些，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但是，孩子们也通过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它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每天都在进行，因此加深了其效果）。期望与投射共同起作用，使得我们变成其他人想要我们成为的人。由于年幼的儿童认

为他们的父母是好的、成熟的，且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他们也会真的帮助父母变得更相信自己，能探索慷慨大方的满足感，因此而变得更成熟。

但是在一个父权制社会，这一规律主要是对母亲有效的。而对父亲而言，事情就复杂得多了，因为孩子的期望也更加自相矛盾：这一矛盾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规律。而且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时刻，而是同时出现。在家庭内部，父亲必须遵循一个道德的正直的准则；但在社会方面，他的行为首先必须与力量的法则相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规律，“好的”就是“最合适”的，在这层意义上，就是能显示最强大的能力，能保证他们自己及后代的生存。

然而，父亲也是单一的个体，他不能也不准将自己分裂成两半。于是，为了在引起分裂的力量中找寻自己，他在两种法则中不断转换，因而变得不安全起来。父亲们曾经能够将这种与他们的角色极不相容的不安全感隐藏起来，而孩子们既没有权利来评价父亲的道德与成功，也没有数目巨大的一批工具来这样做。这样的工具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

这一情形必须牢记于心，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所称的父亲的似是而非的悖论（the paradox of the father）。可以简单地这样描述：母亲履行义务达到何种程度通常是基于她怎样与孩子进行互动来衡量的：这一挑战，确实是巨大的，但它很清晰，容易认同。而父亲的境遇完全不同：除了依靠他怎样与孩子互动以外，作为父亲的成功之处还依赖于他怎样与社会进行互动，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遵守的法则是不相同的。

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的，而且独立于任何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之外，“父亲的悖论”同时也是公众的和历史的。欧洲的父权制文明的核心——已经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起先是由于殖

民主义，现在却是由于全球化——也蕴涵着第二个悖论，也正是第一个悖论的集体面目。这一文明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其教义，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它的流传又以“达尔文式”的术语发生着，通过运用力量：通过战争的方式发生着；通过强暴的方式和对自然的毁灭的方式发生着；通过镇压和剥削弱者或仅仅是更爱和平的人们；通过系统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招摇着这些命令：“尔等不得杀戮，”“尔等不得偷盗，”“尔等不得觊觎邻家的屋舍……或任何属于邻家的东西。”在这层意义上，欧洲文化的核心，在地球的表面到处传播理性的准则，其本身却是如此深远地非理性。就像个体的父亲，这种父权制在遵守爱的法则和力量的法则之间摇摆，却离两者的调和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为左翼政治团体工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上了大学。当时，学生的抗议运动达到了狂热的巅峰。她的父亲是一个企业家，他的整个事业都危机四伏；而其家族的公司则处于更严重的情境当中，因为他缺少进攻性，也缺少去争斗的意愿。

女儿有着敏捷的头脑，精通辩论技巧，由于她学的是哲学，又参加了政治辩论，她的天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面对她的父亲，她就像一位辩论家。而反过来，他的父亲有点笨拙地接受了她的挑战，参与到她的讨论中去，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与女儿交流。在讨论中，他的辩词更加显得笨拙。女儿游刃有余地施展着她的聪慧，总是赢的一方。然而，她的满足感总是不长久的。她的父亲比她软弱，既没有她自己正在追求的敏锐的智慧，也没有情感上的独立，这一切使得她的胜利有点苦涩。

她的父亲极其爱她，而且他在事业上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者，在家庭中也不是一个独揽大权的暴君。因此，是什么使

得她的女儿感觉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并不存在于她的理念当中？这是一个关于情感的更深层的、更加非理性的运动。那个男人身着失败者的心理外衣，就像一件内萨斯（Nessus）的衬衫，永远不能被脱去。然而，痛苦与难过的杰作还没有达到其顶点。

女孩渐渐地开始意识到家庭已经步入一种经济上的困境，而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她的朋友都是企业家的女儿，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她对父亲的鄙视与日俱增。他也变得总是遭人拒绝，被人打败，同时身体上也患了疾病。检查发现他得了癌症，已经时日不多了。

女儿努力想对他表示同情，然而在她内心有着什么东西反叛了。除了他的大脑日渐迷糊，失败到现在已经在他身上扎下了可怕的根。她感觉父亲在房子中的出现比任何时候都令她难以忍受：他引发一种非理性的反感，在身体上和审美感上，都挥之不去，就像在她被单之间所发现的一条讨厌的蠕虫一样。

那个男人尝试着迫使她来与他聊天，他想让她陪在身边，命令她待在家中，不得和朋友们外出。他想方设法所做的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嘲笑与奚落。在回想那段时光时，女儿还记得门是怎样砰的一声被关在了身后，她抛弃了躁动不安的父亲，照样出去了。于是他死去了，饱受身体与灵魂的折磨。有一段时间，女儿觉得已彻底解放。

后来，在许多年以后，她进行了心理分析，尝试着去与她父亲的形象进行和解，并就他不可避免地遗留给她的某种罪恶感做工作。她对于父亲的感觉，甚至在他死去后，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充满了栩栩如生的反感。为了克服这种反感，她不得不无数次回想起他的经历，回忆起他的容颜。慢慢地，现在她不再觉得他如此与她接近，令人生厌；她几乎体验到了与之相反的情感，有点类似忧伤的思念，她再一次觉得非常同情他，到最后，